

● 献给厦门经济特区创建十周年 ●

电影文学剧本

白鹭的故乡

编 剧 夏 风

制片厂

1991年5月

厦门机场

旅客川流不息，接亲送客的人群熙熙攘攘。

机场广播：“请接客的亲友同志注意，由香港至厦门的××次班机已到达本站。”

等待接客的人群涌向机场海关出口处。人群中，几块高高举着的牌子格外醒目。

“台湾 ×××先生”

“母亲大人×××”

“×××吾儿”

男女老少，翘首盼足。静静地，目光紧盯着出口处。

停机坪

一架波音客机停在机坪上。

下机的旅客成群结队走来。旅客群中，有香港的旅游团，台湾高雄市的商务考察团，

.....

舷梯上，身背大包小包的阿贵，东碰西撞，艰难地拾级而下，他索性三步跳上坪地上，回头去搀身后的杨先生和杨太太。阿贵刚一伸手，身上的大包小包滑落在地。

杨先生哭笑不得。“阿贵，怎么搞的嘛？”

阿贵一副憨态，嘻嘻直笑：“先生，你跟太太先走，我就来。”

杨太太：“快点啦！”

阿贵边点头答应，边从包里取出一个骨灰盒，轻轻放在坪地上。他俯伏着身子，神情肃穆：“小六子，到家了，咱们到家了！”

“先生，你身体不舒服？”一位机场警卫站在阿贵身前，关切地问着。

阿贵神色慌张，赶紧抱起骨灰盒，他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着大包小包。

警卫笑了笑，过来帮他整理好背包，然后礼貌地敬了个礼。

阿贵一愣，不解地耸了耸鼻子。他终于恍然大悟，赶紧还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背着大包小包，摇摇晃晃地，追着前面的杨先生和杨太太。

海关出口处

杨先生、杨太太和阿贵随着旅客的人流走了出来。

几对相认的亲人在抱头痛哭。

杨先生仿佛被刺痛了心，他不忍卒看，独自往前走。

举着“母亲大人×××”牌子的中年男子，还在焦急地探头等待。

杨太太情不自禁，慢慢走到中年男子面前，与他茫然对视。

一位老太太差点撞倒了杨太太，扑向中年男子。母子俩痛哭失声：“明仔，明仔！”

“阿妈，阿妈！”

杨太太惆怅万分，她失神地凝视着。

阿贵赶紧扶住杨太太：“太太，咱们走吧！”

杨太太鼻子一酸。“阿贵，你看看人家……”

阿贵：“莫急，太太你莫急。——噢，先生呢？”

杨先生正站在场地中间，忽时环顾机场的四周，忽时观察迎来送往的人群。

“凤武，你站在这里看什么？”杨太太跟阿贵走了过来。

杨先生长吁一口气，感慨地：“玉珠，认出来了，我认出来了。”

杨太太大吃一惊：“什么？认出来了？在哪里？”

杨先生：“这里，过去是荒凉地，地名叫高崎。”

杨太太一下子气馁下来，“你呀，还有这份心思。”

阿贵一旁催促：“先生，太太，咱们走吧！”

4

一辆的士由机场向市区驶去。

刚竣工不久的高崎大桥，新兴的湖里工业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繁华的街景，穿红戴绿的人流……一一从车旁晃过。

坐在司机座旁的阿贵，好奇地瞪着大眼，指东朝西，不时地向司机小王打听。

杨先生一路冷眼旁观，仔细辨认旧迹，他仰后靠了靠：“四十年了，全变了。”

杨太太点点头。

四叉路口，的士在红灯前停了下来。

阿贵半伸着头，看看外面的街景人流。一条横挂的红布条幅吸引了他。

阿贵自言自语：“人，人，学，雷，锋。雷锋？”他问司机小王：“小阿弟，这雷锋先生是做什么的？”

小王拿了：“雷锋呀，当兵的。”

阿贵好不羡慕，“嗨，大陆对当兵的这么优待呀？干伊娘，台湾当兵的就没这福气。”

司机，“先生原来也是当兵的？”

阿贵：“十七岁当兵去了台湾，扛了二十几年枪，青春都卖给中华民国了，干依娘，到头来光棍一条。”

司机：“你不在台湾讨个老婆？”

阿贵：“讨老婆？你说话象喝豆浆一样。讨得起么？一个月的薪饷还不够小姐一顿夜宵，现在老了。”他指指后座：“要不是老团长看顾我，这辈子……”

杨先生轻咳一声，阿贵急忙把话刹住。

杨先生与太太交换了目光，苦笑地摇摇头。

的士又在绿灯下向前驶去。

5

宾馆。套间客房。

阿贵旁着脑袋，侍立一旁，听着杨先生教训：“你什么时候能学会把嘴巴关紧？自报家门，还把我这个老团长都供了出来，这是大陆，不是台湾……”

阿贵自打嘴巴，“臭嘴！”

杨太太：“好啦，人家阿贵也是无心的嘛。阿贵，你什么时候去送小六子的骨灰？”

阿贵：“不忙，我准备让他弟弟来取。这几天，还是帮先生太太找孩子要紧。”

杨先生：“找孩子，恐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难哪！”

杨太太叫了起来：“嗨！你出口就说丧气话，想气死我啊？”

阿贵好言相劝：“太太你别生气，先生不是这个意思。”

杨先生叹了口气：“唉，一个三岁的孩子丢了，又过了四十年，好找吗？”

杨太太：“别尽说吓人话。台湾那么多人回来寻亲，不是好多都找到了？咱们还可以请这里的政府帮忙嘛！”

杨先生心事重重地：“先不惊动当局吧。你想想，一提出找孩子，人家得了解你的家世，打听你的身份，而我过去的身份……”他刹住话，摇了摇头。

杨太太咕哝着：“一个团长，又不是高贵身份，怕什么？”

杨先生声色严厉起来：“妇人之见！别忘了，我是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的团长。”

杨太太语塞。

杨先生语调略为缓和：“莫急嘛，明天，咱们先去原来的驻地附近找线家。”

6

宾馆 阿贵的包房

阿贵在卫生间里，好奇地东瞧西看。他拿起梳子梳了梳头，戴上女宾用的洗头套，对着镜子，整整衣领，得意地耸了耸鼻子。

他拉出一截手纸，用手轻轻拭了拭，嘴里啧啧两声，自言自语：“干伊娘，还挺细嫩的。”

阿贵哼着台湾歌曲，悠悠悠悠地走出卫生间，他用手压了压席梦思床，笑咪咪地仰躺下去，又把身子重重弹了两下，惬意极了。

阿贵看了看旁边的空床，忽有所悟，赶紧取出骨灰盒，安放在床上，拉起丝绒被子盖个严实。隆起的被子下仿佛盖了个大活人。阿贵坐在床边，自言自语起来。

服务员小姐张小玲正往阿贵房间送开水，她敲了敲半掩的房门。

房内阿贵的声音：“小六子，咱们这叫阴阳会……干伊娘，一个晚上三十元美金……先生出钱，让咱们俩来图快活觉……嘻嘻！”

张小玲厌恶地皱了皱眉，她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阿贵一见小姐进来，慌慌张张地把骨灰盒盖紧，还支起身子遮掩着。

张小玲轻轻说了声“讨厌！”然后背着身子说：“先生，对不起，她不能在这里留宿。”

阿贵瞪眼：“为什么，我这是包房！”

张小玲语气坚决：“包房也不允许，这是违法的。叫她走，不然我要请保安人员来。”

“叫他走？”阿贵哼了一声，刷地猛掀开被子。

空床上，一个红布包裹的匣子。

“噢，人呢？”张小玲环顾四周，“你刚才明明跟谁说话……”

“说话？”阿贵戳戳头皮，恍然大悟。他指了指骨灰盒：“小姐，我跟他说话。”

张小玲：“那是什么？”

阿贵：“骨灰盒。”

张小玲惊叫：“啊？死人的骨灰呀？”

阿贵：“哇苦！哪有活人的骨灰。”

张小玲脸色发白，连连往后躲闪：“哎呀，吓死人了。先生，这不可以，你怎么……”

阿贵连忙解释：“小姐，你别怕。我这位兄弟是好人，就是命苦。他前年刚跟家里联系上，去年就得急病死了。快死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交代一定要把他带回家。小姐，做做好事吧，让他在这里睡两天安生觉。”

张小玲：“唔，原来这样。”她关切地问：“他家在哪里？”

阿贵：“就在厦门市郊。”

张小玲给阿贵递过一杯茶。“这里还有什么人？”

阿贵：“唉，上有老母，下有兄弟。”

张小玲：“他阿母知道吗？”

阿贵：“应该是知道的，在台湾，我就给他弟弟写了信。”

张小玲歉意地笑了笑，声音也甜了。“先生，刚才，怪我太冒失了。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她说着拉起被子，轻轻地盖在骨灰盒上。

阿贵感激地：“谢谢，谢谢小姐。”

7

湖滨新村

新宅高楼，并排而立；绿草成茵，花木齐整；宽敞的柏油马路，环绕在宅区的四周。

杨先生在这里驻足片刻，喃喃自语：“过去的军营，现在成了居民新村。”

杨太太询问的目光：“是这里吧？”

杨先生点点头：“没错。”

阿贵往前一指：“太太你看，那口池塘还在。”

杨太太：“唔，是的是的。”

杨先生：“走吧，打听看有没有过去的老住户。”

8

新村 花园旁

一群五六十岁的老人，男男女女排列成行。在乐曲声中，正起劲地跳着老年迪斯科。站在队伍前指挥的是位五十多岁的胖女人。

路过这里的杨先生夫妇和阿贵，全都看傻了眼。

阿贵咧嘴惊叹：“这么大年纪，还扭屁股呀？”

杨先生瞪了他一眼：“阿贵！”

阿贵自悔失言，往脸上啪了一巴掌，“干依娘，又走火了。”

胖女人边动边扭了过来，亲热地招呼，“来呀，你们几位，一起跳。”

阿贵嘻嘻笑着躲到杨先生背后。

杨先生摇摇手，“不会，我们不会。”

胖女人抹抹脸上的汗珠，“跳几次就会了嘛！”她这时注意到几位客人的衣着打扮，止住了舞步。问：“唔，你们是台湾来的客人吧？”

杨先生夫妇礼貌地点了点头。

胖女人：“你们来参观新村住宅？”

杨先生笑笑：“不不，我们路过，想顺便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过去的老住户？”

胖女人摇摇头：“没有，我们这里是新村。这几年，厦门搞特区，企业工厂多了，就盖了不少新村，安顿各地的拆迁户。”

杨先生：“唔，没有老住户……”

胖女人热心地：“有什么事，你们尽管问好了。”

杨太太：“是这样。民国三十八年……”

杨先生轻咳一声，急忙纠正：“是四九年。”

杨太太：“对对，四九年，我们在这一带丢了个孩子，这次想来打听打听……”

“唔？”胖女人皱了皱眉头，忽然转身对跳舞的人群拍拍手，大声招呼：“好了，停一停，都过来一下。”

跳舞的队伍散开了，逐渐围拢过来。几个舞兴正浓的还在轻轻地扭着，动着。大家一边听胖女人介绍，一边七嘴八舌议论。

许多人都摇了摇头。

一位退休工人问：“是男孩吧？”

杨太太：“不错不错。”

退休工人：“当时几岁？”

杨太太：“三岁。”

退休工人“唔”了一声，“三岁，现在四十四、五岁了，会不会是……”

胖女人：“老赵，你说嘛！”

退休工人：“过去我听我们单位黄师傅说过，四九年他捡了个男孩，当时三、四岁左右。”

杨太太急问：“黄师傅现在哪里？”

退休工人：“唉，去年病故了。”

杨太太：“那个孩子呢？现在……”

退休工人：“出息罗！现在是电子工业公司的工程师，搞设计的，他叫……对了，叫黄祖明。”

杨先生：“电子工业公司，黄祖明——谢谢，谢谢大家。”

杨先生一行大步离去，身后，又传来迪斯科的乐曲。

阿贵不无羡慕：“好少年哟！”

9

厦门电子工业公司。

别具一格的公司大门，显得气派壮观。几串长长的鞭炮正悬空燃放，五颜六色的彩旗排列在大楼前的通道上。“厦门电子工业公司产品展销会”巨幅横标，高挂在大门两旁。

嘉宾云集，络绎不绝。公司刘总经理带领职员列队门口，热情地欢迎中外商客。

杨先生夫妇和阿贵随着人流涌进大门。女接待员笑脸相迎，递给他们红条“嘉宾”胸签。

阿贵赶紧摆手：“不要不要，我不是……”

女接待员：“先生，请别客气。”

阿贵小声地问杨先生：“先生，我不算嘉宾啊？”

杨先生：“来的都是客嘛！”

阿贵别好胸签，按了按挺起的胸脯，神气十足。

杨先生向女接待员打听：“小姐，我们想见见黄祖明先生。”

女接待员：“黄工呀，他在展销厅，这边请——”

10

电子工业公司展销厅

各种电子新产品，井然有序地摆放在展销厅的四周。展销厅的右侧，七八台“白鸢”牌彩色电视机，新颖、美观，格外引人注目。

电视机前，四十多岁的黄祖明，风度翩翩，脸带笑容，正为中外商客讲解：“……为了开前启后，形成我公司的产品系列，所以，我们采用标准化，积木化的方法，完成

了白鹭牌电视机的设计……”

杨先生、杨太太和阿贵来到厅内。阿贵挤进商客群中，踮起脚尖，仔细看了看黄祖明胸前的身份牌，赶紧又退了出来，对杨太太说，“太太，没错，是他。”

杨太太被人群挡住视线，十分焦急。

黄祖明，“好，现在请各位现场检验。”——电视机的屏幕上，同时出现五颜六色的图象和各种声响。

客人们各自围拢在电视机前仔细观察，黄祖明不时解答客人的提问。

杨太太这时看清了黄祖明。她轻轻说了句，“好有风度吔！”然后出神地凝视着。

阿贵在杨太太身旁，紧张地等待着她的反应。

“一定是他。”杨太太喃喃地，“阿贵，你看象不象？”

阿贵立刻表示赞同，“象，象，象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象谁呢？”杨太太问阿贵，“你看象我，还是象先生？”

阿贵搔头皮眨了眨眼，“这个，我看，其实都象，都象！”

杨太太白了阿贵一眼，“你也学会滑头了。”她仔细端详黄祖明的脸——黄祖明的脸和小时候阿宝的脸，交替在她面前出现。

杨太太自得地眯着眼，自言自语，“象我呢，阿宝小的时候，人家都说象我。凤武，你说是不是？”她没听见回答，这才发现丈夫不在身旁，于是对阿贵嘀咕起来，“唉，你看先生又跑到哪里了，还有没有心思找儿子哟！”

大厅另一角，杨先生在一台电视机前，调着屏幕图象。黄祖明走了过去。杨先生饶有兴趣地与他交谈起来。

阿贵惊喜地把手一指，“太太，先生跟他谈上了。嘻嘻，你错怪先生了，其实他心里跟你一样急。”

杨太太，“这个死先生，想抢头功哪！阿贵，咱们过去。”

11

大厅另一角

杨先生与黄祖明谈得正浓。

杨先生，“黄先生，你对白鹭牌彩电在国际市场上的前景，作何估计？”

黄祖明，“充满信心。它会象美丽的白鹭一样，将给全世界的客户留下美好的印象。”

杨先生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杨太太对阿贵扫兴地叹了口气，然后接近黄祖明，没

头没脑掉：“黄先生，听说……”

杨先生急忙打断：“听说电子产品目前在世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黄先生的自信，是否有根据？”

杨太太恨恨地瞪了丈夫一眼。

黄祖明：“这一点，我们作了充分的比较和论证。去年，刘总经理和我考察了欧美几个国家，而且花了重金，买回世界目前的最新产品……”

杨先生：“唔？”

杨太太拉拉丈夫衣角，向他使去暗示的眼色。杨先生瞪了妻子一眼。

黄祖明：“按照美国VC，加拿大CSA七项国际标准来看，白鹭牌的性能已完全通过……”

杨先生：“好，很好。”

黄祖明：“加上我们的造型功能和价格比较符合用户的需求，所以打开国际上的销路不成问题。当然，我们的销售渠道还有待进一步疏通。”

杨先生：“目前贵公司的元件进口有何条件？”

黄祖明：“这个附加条件，必须由对方派技术人员来上技术课。”

杨先生：“你的意思是……”

黄祖明：“我们要迅速提高全公司员工的技术素质。”

杨先生深有同感：“是啊，高科技年代，需要这样做。黄先生，我想冒昧请教个问题。”

黄祖明：“别客气，杨先生。”

杨太太这时脸带笑容，等待丈夫的问话。

杨先生：“如果我在厦门办个公司，引进先进的生产线，提供你们过去进口的元件，为你们的产品配套，而且国际上销售渠道，我还有一定门路，你们意下如何？”

黄祖明兴奋地：“很好啊！这是个好主意。”

杨先生点点头：“这次，我想先顺便了解这里的环境。”

黄祖明：“这样吧，我把杨先生的意向今天就向总经理汇报，然后尽快为你安排。”

杨先生：“谢谢！”

鲜花怒放，五彩斑斓。黄祖明陪着杨家夫妇和阿贵，漫步在花丛中。

杨太太轻轻捅了捅丈夫小声地：“喂，现在你可以开口了吧？”

杨先生笑了笑，对黄祖明：“黄先生，是我到厦门交的第一个朋友，能问你点事吗？”

黄祖明揶揄地：“既然是朋友，应该是无话不说嘛！”

杨先生：“黄先生是哪年出生的？”

黄祖明一愣，语气感伤地：“这个，连我父母亲都不清楚，我从小是他们在路上来的。”

杨太太噘动嘴唇：“你是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七出生的。”

“啊？”黄祖明大吃一惊。

杨先生：“应该说是四六年三月初七出生。”他说着扫了太太一眼。

黄祖明不解地看看杨先生和杨太太。他小声地问阿贵：“怎么回事？”

阿贵乐呵呵：“好事，好事。”

杨先生：“是这样，四十年前，我们在这里丢了个三岁的儿子。听说黄先生……”

黄祖明顿时明白了，他说：“杨先生，杨太太，你们搞错了。我是在惠安县被捡到的，十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才搬迁到厦门来。”

杨先生：“唔，是这样。”

杨太太神情伤感，呆滞地点了点头。

杨先生歉然一笑：“黄先生，真不好意思。”

黄祖明：“不不，思儿心切，当父母的都这样。杨太太，你别急，在厦门再打听听。”

杨先生：“那，我们就告辞了。”

黄祖明送杨先生一行走出公司大门。

13

宾馆套间客房 夜

杨太太心情感伤地靠在沙发上，阿贵在一旁劝茶，边说些宽慰话。

正在窗前沉思的杨先生转过身，不以为然地：“八字还没有一撇，你就沉不住气了？”

杨太太：“谁象你，一点都不热心。”

杨先生：“这种事，不能冒冒失失，把场面搞僵，多不好。”

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杨先生抓起话筒，“喂，唔，是黄先生呀！什么时候？明天？……”

杨太太与阿贵对视一眼，目光中掠过一丝希望。

杨先生：“好，就这样，再见。”说完放下话筒。

杨太太急问：“风武，又有线索了？”

杨先生对妻子挥挥手。“明天，我跟黄先生去台商投资区看看……”

杨太太：“看什么？”

杨先生：“我想了解了解这里的投资环境……”

杨太太立刻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喏，我说呢，你到底是来找儿子，还是想来做生意的，啊？”

杨先生：“噢，儿子要找，生意也得做嘛！”

杨太太负气地：“好好，你去做你的生意，阿贵，明天咱们俩出去打听。”

阿贵一边答应，一边看了看杨先生的眼色。

杨先生对阿贵：“好，阿贵，明天你就陪太太出去。记住，不要太冒失。”

阿贵笑嘻嘻地：“知道，知道。”

14

宾馆 阿贵包房 夜

刚进门的阿贵忽然“噢？”了一声。——骨灰盒旁，安放着一束鲜花。

阿贵大惑不解，他眨了眨眼，忽然省悟了，笑着俯伏在骨灰盒旁，“小六子，你好的福气，还有人给你献花啊！”

张小玲从房门前路过。阿贵瞥见她，急忙叫住：“小姐，小姐！”

张小玲走进房门，笑容可掬：“先生，需要我做什么？”

阿贵指了指鲜花：“小姐，是你送的花？”

张小玲：“我们总经理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阿贵：“担不起，担不起，我替小六子谢谢你们了。”

张小玲甜甜地：“陈先生别客气，你们出去一整天，早点休息吧！”

阿贵叹了口气：“是呀，我帮先生、太太找儿子，跑了一整天，一无所获。”

套间客房 夜

杨太太还在端详一张发黄的照片——年青时代戎装的杨先生，身着旗袍的杨太太和小阿宝的合影。

杨先生走了过来，坐在太太身旁：“睡吧，你早点歇息。”

杨太太：“唉，睡也睡不着。”

杨先生抓起太太的手，轻轻地拍了拍。

阿贵包房 夜

张小玲显然已听了阿贵的叙述，那张还带点稚气的圆脸上充满着同情，“哟，当时才三岁呀？”

阿贵：“所以就更难找了。这么大的厦门，怎么打听……”

张小玲突然想了起来：“对了，明天你们可以去找一个人……”

阿贵：“谁？”

张小玲：“市医院内科的叶大夫。他爱人过去是我的老师，我听她说过，叶大夫小时候丢在码头一带，好象，好象也是父母亲去台湾时丢的。”

阿贵：“他现在认到父母了没有？”

张小玲：“不清楚。”她摇摇头：“他们家搬了，我好久没去了。”

阿贵有点兴奋：“不管它，去看看再说。”

张小玲：“对，找错了也不要紧嘛！”

街上

一辆轿车向市郊方向驶去。轿车内，杨先生和黄祖明并排而坐。

黄祖明：“今天，正好有高雄市的一个商务考察团在那里考察，你去了，还可以全面了解那里的环境。”

杨先生：“高雄市考察团？唔，跟我们同机来厦门的。现在，来旅游的、经商的，真不少哪！”

市医院

阿贵和杨太太进了医院大门。阿贵向一护士打听：“小姐，内科的叶大夫今天有班么？”

护士：“今天他门诊。你们看病是吧，喏，挂号处在那边。”

阿贵等护士走远，苦笑：“好吧，太太，咱们只好装病去见他了。”

杨太太：“这才叫心诚呢，阿贵，挂号去。”

阿贵往挂号处走出。

厦门台商投资区 三号工地

这是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轰鸣作业的推土机来回穿行，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开过。高高的塔架上，横挂几幅鼓舞人心的大幅标语。人来车往，工地上一派热气腾腾。

投资区副主任张磊，四十多岁，刚毅的脸上挂着微笑，此刻，他正陪着高雄市的商务考察团在工地上参观。

一辆轿车在工地上停住，杨先生和黄祖明走了下来。

黄祖明指指正在讲话的张磊，对杨先生说：“他就是台商投资区副主任，叫张磊。”

杨先生注意地看了看张磊那张棱角分明的脸。

张磊侃侃而谈：“这十公顷地带，是台商生活区的先期工程项目，土方工程已接近完成，两个千人的施工队伍正在进行建筑质量竞赛，年内计划竣工十万平方米。”

杨先生一边注意张磊的讲话，一边仔细观察工地周围的设施和环境。

一台商问：“张先生，投资区内引水和交通设施，目前进展如何？”

张磊：“引水工程已完成施工设计，九条公路建设指日可待。”

“资金有保证么？”另一台商问。

张磊诚恳地：“有一定困难。但从中央到我们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无论如何要确保投资区建设完善，为我们的台湾朋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黄祖明小声地对杨先生说：“这里是整个投资区的三号工地，已经有十多家台湾企业来安营扎寨。”

杨先生带着欣赏的口吻：“很有前景，是块风水宝地。”

张磊对台商们的提问应答如流，台商们满意地笑了。他们三三两两散开，自己议论

着。

黄祖明这时把杨先生带到张磊面前。张磊热情地伸出手，“黄工哪，这位就是你在电话里谈到的杨先生吧！”

张磊握住杨先生的手，“杨先生，欢迎你来。”

杨先生又情不自禁地看了看张磊的脸。

杨先生：“张先生，如果方便的话，想跟你再了解点情况。”

张磊：“没问题，等下咱们到办公室细谈。”

20

市医院 内科门诊部

二号诊室门口，挂着一块“计划生育指导室”的牌子。

诊室内，叶大夫与一位女医生，正分别为两位青年男女讲述计生知识。几对年轻的夫妇在门口长椅上坐着等候。

阿贵大大咧咧地带着杨太太，一屁股坐在牌子下的空位上。

年轻夫妇们惊讶地看着阿贵和杨太太，小声议论着什么，不时发出吃吃的笑声。

阿贵发觉人们的目光都盯着他，不解地与杨太太对视了一眼，又仔细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抹了抹脸。

阿贵的憨态，又引来人们带着神秘的笑声。

阿贵耸耸肩，不高兴地对杨太太小声咕哝，“干伊娘，这些人吃了笑药了。”

杨太太瞪了他一眼，“阿贵，别乱说。”

阿贵不吭声。他见进出病室的都是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颇感有趣，“真够亲热的，连看病带谈恋爱。”

杨太太：“少年家嘛！”

室内叶大夫的叫声，“十六号。”

阿贵拉起杨太太，“轮到咱们了。”

叶大夫和女医生见阿贵、杨太太进来，全都愣住了。

叶大夫看了看初诊病历卡，诧异地，“你们？……”

阿贵：“你是叶大夫？”

叶大夫点点头。“你们是来看病的吧？”

阿贵不解，“其实，我们不看病，我们想来向你……”

叶大夫看了看女医生，苦笑地摇头。

叶大夫：“你们这种年纪，早就超过生育年龄了，就不必问了吧！”

阿贵差点跳了起来：“什么？你说什么？”

女医生在一旁解释：“我们这里是指导计划生育的。”

杨太太尴尬万分，对着阿贵“哼！”了一声，“死阿贵，尽给我出洋相。”她站起来就往外走。

“杨太太！”阿贵边喊边追。

叶大夫：“喂喂，先生，你的病历！”

阿贵回头扔了一句：“不要不要，把它扔了。”

女医生嘀咕：“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呀！”

叶大夫揉了揉脑子，“恐怕这个有点问题吧！”

21

台商区办公室

张磊陪着杨先生、黄祖明刚进办公室，立刻被一群人团团围住。张磊对黄工摊了摊手：“黄工，你陪杨先生稍坐片刻。”

张磊往办公桌前一坐，对大家说：“一个一个来吧。”

筹建处方处长：“张主任，恒昌公司的一期工程快结束了，后面的资金……”

张磊：“前天不是已经批拨下来了吗？”

方处长叹气摇头：“不够。原材料涨价了。”

张磊：“合同上可没有涨价降价这一条。”

方处长：“请市里追加一部份吧？”

张磊：“你好意思开口呀？不能再给市里增添压力了。”

方处长：“要不，把实际情况跟吴先生通报一下，看看他们……”他看到张磊的脸色变得难看了，只好收住话。

张磊斩钉截铁：“必须严格按照合同办事。有困难咱们自己承担，怎么可以去为难吴先生？”

方处长：“难哪！”

张磊：“不难要你这个处长干什么？”

方处长悻悻地退出人群。

办公室秘书给张磊递过一张纸：“张主任，这是盛达公司胡先生咨询项目条款。”

张磊在纸上签了字，交代秘书：“告诉咨询部，一定要三天之内答复。”

秘书：“三天？”

张磊：“胡先生订了十四日回程机票，能让人家空手而归么？”

秘书：“好吧！”

坐在沙发上静观的杨先生，颇有感慨：“是个人材。”

袁祖明：“一位台商曾经说过，张主任代表了厦门特区的办事效率。”

办公桌上响起了电话，张磊抓起话筒：“您好，是洪先生呀，唔，请放心，按时供电绝无问题。我给你立下军令状，到时候没电供应，你把我身上的油榨出来点灯，哈哈……”

张磊放下话筒，见工程队李队长犹犹豫豫的样子，问：“怎么，李队长，你也想来叫穷，你以为我不清楚你口袋里的底？”

李队长：“我不要钱。”

张磊：“那来干什么？”

李队长吞吞吐吐：“张主任，二号排水管的事……”

张磊声色俱厉：“必须全部返工，完全达到质量要求为止。我们找第一流的工程队，要的就是第一流的质量，半点不能含糊，我告诉你，再出漏子，撤你的职！”

李队长为之一振：“好吧，我向你保证。”

人群陆陆续续走了。

张磊走到杨先生面前，“很抱歉，让杨先生久等了。”

杨先生礼貌地点点头。

张磊：“黄工程师在电话里把你的意向告诉了我，我觉得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杨先生：“是啊，你也清楚，目前台湾不少企业纷纷外移，敝公司的依托关系面临解体，所以出现资金停滞的潜在危险。我不得不考虑到出路问题。”

张磊：“我很钦佩杨先生的坦诚。你们面临出路问题，我们厦门特区建设时间不长，也存在着资金开发，设备引进及销售渠道疏通等问题，互相取长补短，这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经验之谈。何况，厦门和台湾，地下相依，血缘相亲，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这对生意人来说，应该是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吧！”

杨先生：“一点不错。”

张磊：“所以，只要杨先生对我们投资区有兴趣，地皮由你选择，地价互相协商，